

“三教合一”是中国历史上由

来已久的一种理论，方以智出生在儒学世家，有着丰厚的儒学积淀，又有着中年遭遇挫折、皈依佛门的经验，加上他天资聪颖，因此对于三教合一有着独特的见解与体会。



兰州大学敦煌学与人文科学系列研究

无执与圆融 —— 方以智 三教会通观研究

WUZH I YU YUANRONG
FANGYIZHI SANJIAOHUITONGGUAN YANJIU

彭战果◎著



版社



兰州大学敦煌学与人文科学系列研究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与人文科学基础研究资助

本书为兰州大学09年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基金
(LZUGH09024) 成果

无执与圆融

——方以智 三教会通观研究

彭战果◎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无执与圆融：方以智三教会通观研究 / 彭战果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 - 7 - 105 - 12461 - 9

I . ①无… II . ①彭… III . ①方以智 (1611 ~ 1671)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8. 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1753 号

无执与圆融：方以智三教会通观研究

策划编辑：欧光明

责任编辑：刘海涛

封面设计：金 畔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http://www.mzcb.com>

印 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210 千字

印 张：15.75

定 价：4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461 - 9/B · 570 (汉 21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 -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010 - 64211734

缘 起

陈春文 郑炳林

多深的地下水决定了植物能扎下多深的根，决定了什么样的植物能在此地存活下来，由此观，广阔的大西北的植物们存活得不易；降水量与蒸发量的悬殊比例决定了多少万年的生物链积累让大西北存活了那薄薄几公分的草皮，而多少脆弱的草皮能养活多少脆弱的羊群和牛群也是有定数的，多少羊群和牛群能养活多少人也是有一定比例的。由此观，大西北只适合游牧群落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汉族的农耕文化得不到这一片广袤的大自然在法则上的垂青。

农耕且不能负载，工业化大生产的刺激、挑战与破坏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就更加不言而喻了。现代大学当然是工业分工和工业化大生产的衍生物，大西北真的能负载一所以基础学科为支撑的高水平大学吗？我们虽然在大西北工作了将近 30 年，内心的此一疑惑却始终挥之不去。兰州大学就是建立在这种种疑虑之上的大学，作为大学理念基本支撑的文史哲三系科就是在这种种疑虑中徘徊挣扎的学科，学科生存和成长的艰辛，师生的艰苦卓绝，没有经历过尤其没有长时间经历过的人是难以体会的。

有点阳光就灿烂，这是文史哲这种人文学科的固有特点，没有阳光仍然灿烂的日子我们也长时间的考验过，但这是靠贫病交加的过度消耗硬挺过来的，有学术信仰的人可以做出这种过度的

2 无执与圆融——方以智三教会通观研究

牺牲，但不能被社会力量视为理所当然。现在，985 的阳光终于也在兰州大学文史哲的身上撒落一些碎影，哲学人当然会以崇高的责任感，以三千年哲学认知和五千年文化感知的肃穆催化自己的学术热情，为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和兰州大学艰难中保持的尊严和高贵，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我们在敦煌学 985 平台下贡献的“哲学系列”丛书，表达的正是兰州大学哲社院哲学专业师生虔诚的学术责任感和内心坚定的尊严。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和实施单位的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前身为兰州大学哲学系，于 1978 年正式建立，并招收第一届哲学专业本科生，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历史，其间有韩学本、刘文英、高爾泰等一批名师在此任教。2004 年 7 月组建哲学社会学院。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院师生恪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追求；发扬“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兼容并蓄，团结协作”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厚积薄发，淡泊名利，认认真真教书，扎扎实实治学”的学术风气。“穷天地，纳百川，独守青山绣景色；求真知，筑正义，共举德赛扶中华”是对学院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学院不断凝练学科与学术发展方向，在现象学哲学、西部社会学、网络社会学、西北宗教文化研究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优势。学院所办《科学·经济·社会》杂志是融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为一体的综合类跨学科学术刊物，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1992 年至今连续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重要期刊检索系统”（CSSCI）来源期刊。

项目负责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创建于 1979 年，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建设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也是兰州大学 985 工程、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拥有国家重点学科、甘肃省省级重点学科、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历史文献学和敦煌学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财政部、教育部、兰州大学先

后投入经费 2300 多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同时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留学生。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 130 多项，陆续推出了“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汉学精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敦煌吐蕃文献”等丛书，即将启动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 部。

双方将以 985 平台为契机，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加强学术交流，寻找结合点，促进敦煌学与哲学学科建设的共同发展，为中国的学术事业，也为再度辉煌中的兰州大学贡献心力。

谨以此为哲学系列丛书之“缘起”

2011 年 6 月 6 日于兰州

目 录

导 言	1
一、中年遭际与三教会通自觉	1
二、三教会通命题分析和界定	7
三、研究述评及本书观点提出	17
第一章 学术渊源:三教会通之外缘	23
一、“圆三宗一”与“托孤说”	24
(一) 吴观我“圆三宗一”说	24
(二) 觉浪道盛“托孤说”	30
二、早期方氏易学	35
(一) 方学渐“虚实合一”说	36
(二) 方大镇“善贯有无”说	38
(三) 王宣“河洛”说	41
三、方孔炤易学思想	43
(一)《周易时论合编》作者	44
(二)“时”与“三理”	46
(三)“中五”说	51
(四) 中统有无	56
(五) 能、所合一	58

第二章 形上之思：三教会通之根源	62
一、“所以”：方以智本体论自觉	63
(一)概念厘定	63
(二)“质测”、“通几”与“所以”	68
二、有、无	72
(一)概念溯源	72
(二)有、无之对待	74
(三)有、无之贯通	77
三、一二之辨	80
(一)概念溯源	80
(二)一二相即	82
(三)“不住”之必然	86
四、三分架构	89
(一)东西方哲学三分问题	90
(二)一三圆融	92
五、心物一体	97
(一)心物互涵	98
(二)统、泯、随	102
(三)太极与心物一致	104
第三章 允中一贯：会通儒家之依据	108
一、《论语》概念分析	108
(一)一以贯之	109
(二)言与无言	114
(三)举一明三	119
二、《中庸》概念分析	123
(一)“中”说	124
(二)“代错”说	129
三、性论形上意义	133

(一)性论溯源	133
(二)性论折中	135
(三)恶为善之余	139
(四)尊善化恶	143
第四章 圆融无碍:会通佛家之依据	148
一、会通禅宗之根据	148
(一)禅之会通表现	149
(二)不落有无	154
(三)不立文字	163
二、《易》与华严	167
(一)《易》与法界缘起	167
(二)《易》与华严表法	173
第五章 逍遥之境:会通道家之依据	178
一、《庄子》与诸家的会通	179
(一)以儒释庄	180
(二)以《易》释庄	183
(三)以禅释庄	187
(四)“炮药”之喻	190
二、《庄子》概念分析	193
(一)“游”与无待	193
(二)齐物	201
(三)知与不知	207
第六章 平议与定位:三教会通之反思	215
一、历史特征	215
(一)价值中立	215
(二)包容差异	220

二、思维特点	228
(一)两种真理观	228
(二)体用一如与绝对真理	230
结 论	238
后 记	241

导　　言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少年时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参加“复社”活动，时称“明季四公子”。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后任翰林院检讨。李自成攻入北京时被执，后逃出，流遁百越。清顺治三年（1646），曾充永历朝经筵讲官，后遭排挤，遂称疾屡诏不起。顺治七年（1650）被清兵擒之于广西昭平仙回山，清将为其折服，允其为僧。顺治九年（1652）北归省亲，次年于南京高座寺皈依天界觉浪道盛禅师，嗣法曹洞宗。顺治十二年（1655）父丧，破关奔丧桐城，以僧身庐墓三年。后定居江西青原山净居寺，大畅禅风。康熙十年（1671）因“粤案”被清廷逮捕，在解往广东途中，死于江西万安惶恐滩头。^①

一、中年遭际与三教会通自觉

方以智生前得享大名，王夫之说他，“姿抱畅达，早以文谊

^① 关于方以智的详细事迹，见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另外，有关方以智死事，历来存在争论，一说是自尽，一说是病逝。此于思想史或许关系重大，但无关其哲学思想，故不予论述。此间争论可参考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北京，三联书店，2004。

誉望动天下”^①。黄宗羲说：“余束发交游，所见天下士，才分与余不甚悬绝而为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崑铜，余弟泽望及子一四人。”^②但其身后却湮没无闻。有清一代，学者仅称许其《通雅》，以其为考据学的先驱。^③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因方以智与古代科技关系密切，又因桐城方家与耶稣会士颇有来往，方以智遂成为科技史的先驱。^④方以智成为学界热点讨论话题是在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侯外庐先生的提倡，学者多将其思想与辩证法相附会。然而究竟如何给方以智哲学思想定位？如何把握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核心？则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对于一哲学家而言，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固然具有普遍意义，但这种普遍性却是蕴含在特殊性之中，与具体的哲学家生平遭际和独特的生命气质有关。故不详其生平大略，并进而了解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难以把握其思想核心。

黄宗羲固然推崇方以智，然而在《明儒学案》中并没有为其立传。蒋国保先生认为：“其主要原因，照我看是由于俩人学有差异。黄宗羲精通宋明理学史，擅长天文学，提倡民主学说，但在世界观上终究是主张‘盈天地间皆心也’，坚持了王学的立场。……黄宗羲的这个立场同方以智重象数、重格物的立场是相互排斥的。《明儒学案》注重为王学一派立传，与王学立场相

①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五，4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2。

② 黄宗羲：《南雷文定》，卷六，9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③ 《四库提要·通雅提要》言：“是书皆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徵，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矣。”见《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九，10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④ 稽文甫在1944年出版的《晚明思想史论》“古学复兴的曙光”一章，推重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出的“质测”方法，认为“可算是卓绝千古”。方以智对西学的态度，主张拼音文字等，在他看来“处处表现出他的历史眼光，表现出他尊重近代的精神”。见稽文甫：《晚明思想史》，15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冲突的方以智哲学不可能列入《明儒学案》也就成为必然。”^①这一判断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王学仅仅是儒家这个大概念的一个子概念，黄宗羲虽然在哲学上坚持王学立场，但也不等于在编纂《明儒学案》时必然排斥非王学的其他儒家学派，因此重象数、重格物并不能成为方以智未入《明儒学案》的理由。其实问题很简单，黄宗羲不给方以智立传，是因为在他看来，方以智根本不属于儒家，或者说，他在儒学上的贡献不足以让黄宗羲为其立传。那么，他的学术贡献体现在那里呢？

《清史稿·方以智本传》言：

以智生有异稟，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惟《通雅》、《物理小识》二书盛行于世。^②

《清史稿》只是强调方以智的博通，他被视为一博物君子，根本没有提及儒学上的造诣和贡献。马其昶《方密之先生传》曰：“自先生曾祖明善为纯儒，其后廷尉、中丞，笃守前矩。至先生乃一变宏通赅博。其三子中德、中通、中履并传父业。于是方氏复以淹雅之学世其家矣。”^③ 马其昶为晚清桐城大儒，述方以智家学嬗变之迹，认为至方以智为一大转变，由业儒之世家而转为博通。从这些资料我们初步可以判断，方以智的学术重心根本不在儒学。然则方以智学说特征是什么呢？难道他仅仅是一博物

^① 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29~30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八七，138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③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209页，合肥，黄山书社，1990。

君子而学无所统？

明代中后期，中国各种传统学说的发展都已臻完成，对知识进行统合成了时代要求。方以智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立志编一部有关经验技术总结的著作，“农书、医学、测算、工器，乃是务实，各存专家，九流各食其力。……总为物理，当作格致全书”（《通雅》卷首之二），以作为对自然科学的总结。并进一步欲统括一切知识：

愚者若得世资，当建草堂养天下之贤才，删古之书而统类之，经解、性理、物理、文章、经济、小学、方技、律历、医药之故，各用其所长，各精其极致，编其要而详其事，百卷可举。（《寓膝信笔》）

这是一种总括一切知识的“集大成”理想。鉴于其经历，他最终并没有完成这一志向。蒋国保先生说：“若不是因为政治影响改变了他的治学方向——由研究自然科学改为从事哲学研究，他完全有能力实现自己的这一抱负。”^① 方以智欲统括一切学术的志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以往各门学科经验的总结。这种总结并不仅仅在于编成一套百科全书，更重要的还是以哲学的眼光试图发现各种知识背后的最终保证，以实现对知识的统摄和会通。方以智继承其父方孔炤的观点把知识分为三类^②：

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皆以通而通其质者也。（《通雅·文章薪火》）

^① 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20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② 对于纷繁复杂的知识，方孔炤曾以至理、物理、宰理来概括：“语必三而后显。诸家立帜，飞箝纷挚，鼓析为至理、物理、宰理。”《周易时论》，卷十三，3页。

一切有关自然对象的学说皆称为物理，有关社会对象的学说称为宰理，至理则是物理与宰理之终极根据。对物理的研究，从方法上讲称为质测，即“质之通”，对至理的研究则称为通几。^①这种对知识的分类以及对相应方法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已有了近代科学的萌芽，而对至理作为物理和宰理的所以然的根据的自觉更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看，方以智的这种抱负并不仅仅在于编辑一部百科全书，而是试图从哲学的高度统合一切知识。惜乎时不我予，时代的境遇使他没完成这一点。

清顺治元年（1644）甲申之变，方以智开始了流浪生涯，从此失去了统合一切知识的机会。但这次遭际亦给他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三教会通的工作中去。顺治七年（1650），清兵陷桂林，方以智出家为僧。^②这次出家是为了避免死亡，实非其所愿。顺治九年（1652）底，他回到桐城家中。但是第二年春，清廷一再逼迫方以智出仕。于是他到南京，圆具天界寺，师事觉浪道盛禅师，随即闭关高座寺看竹轩。至此，出家为僧不得不成为他最终的选择。方氏历代服膺儒学，更以易学传家。方以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免深受其影响。虽追求博雅，仍是以儒学立身。被迫出家，对方以智的思想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甚至在闭关高座寺时，仍难以自释：“三世家学而偷息祇支，罪无逃矣。”（《周易时论·方中德跋》）在这种情况下，再

^① 此处言物理已包含宰理，方以智说：“老父分宰理、物理、至理以醒之，而宰即宰其物理，即以宰至理矣。”（《周易时论》卷九）至理藏于物理之中，而宰理为其用，相对于物理，宰理为次级概念而为其所包含。

^② 钱澄之《所知录》卷四载：“盖曼公送予自昭江返，未及平乐，闻平乐已破，其家人被执，问公所在，则以与予同往仙回洞严伯玉家对。随发二十余骑往仙回，而公亦适奔仙回。骑缚伯玉，拷掠备至，公乃自薤发僧装出，以免伯玉。遂至平乐，见蛟麟，蛟麟谕之降，不屈；胁之以刃，诱之以袍帽，皆不答。蛟麟乃延之上坐，礼之甚恭。因请出家，许之，故随之至梧。”钱澄之：《所知录》，127页，合肥，黄山书社，2006。

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把佛学当作一种外在的研究对象，而是必须直接面对它，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融进自己的生命。这和先前浸灌于自己骨髓内的儒学价值系统不免发生冲突，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则成了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如何在“世出世”间找到第三条道路成了他思考的重点。按照其父方孔炤的意见，“当明明善，勿泥枯壁”（《象环寤记》）。即不妨把出家仅仅看做一种形式，内心还是应该服膺儒学。方以智确实没有放弃儒学的信念，顺治十二年（1655）方孔炤病逝于桐城，方以智于关中哀痛难持，破关奔丧，并依儒仪庐墓三年，以僧身而行儒事。但是方以智也并没有把佛门仅仅作为避祸栖身之地，早在顺治九年（1652），方以智于庐山五老峰作《东西均》，在阐释自己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倡“三教为一”之理，试图打破“世出世”的矛盾，为自己尴尬的处境找到一条出路。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思索后，方以智最终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他说：

不肖少读明善先生之训，子孙不得事苾刍，然中丞公白发在堂，誓为之枯。十年转侧苗峒，不敢一日般行，正以此故。知必不免，以祇支为避路，即为归路。苟得所归，正所以奉明善先生之训也。（《象环寤记》）

出家作为一个避路，同时亦是自己学术的归路。得其所归，则佛家之教并不异于先祖之训。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方以智发现儒佛乃至三教在本质上并无差异。他明确地说：“佛生西，孔生东，老生东而西游，而三姓为一人。”（《象环寤记》）试图探讨“三教为一”之理，以调和其矛盾的人生遭际，安顿自己的身心。

在闭关高座寺后，他开始正式撰述《药地炮庄》，以《庄子》为文本“会通三教”。在《药地炮庄》中，方以智的一贯思路是，“《庄子》者，《易》之风也，《中庸》之魂也，禅之先机也”（《一贯问答》）。他以易学、儒家、禅宗释《庄子》，充分展现了

其会通特色。康熙六年（1667），在其逝世前四年，他在莆田请其座师余颺为“报亲庵”作记，因同余颺论及如何报亲时说：

吾将聚千圣之薪，烧三世之鼎……使天下万世晓然于环中之旨，三一之宗，谓之方氏之学，继濂洛关闽而兴，集昙聃归涂之成，克尽子职，所以报也。（《芦中全集》卷五《方氏报亲庵纪》）^①

濂洛关闽指儒家，昙指佛家，聃即老子，归涂即庄子，他欲会通三教而成方氏之学。施闰章于《无可大师六十序》言：“无可大师，儒者也……每语人曰：教无所谓三也，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宅然，虽有堂奥楼阁之区分，其实一宅也。”（《施愚山集》卷九）亦持“三教为一”的观点，此序之作距方以智去世仅一年。

由此可知，会通三教是方以智中年之后的一贯主张和主要课题。黄宗羲不予以立传，并不仅仅是基于王学主张，而是方以智思想本身超越了儒学，不能以儒学范围之。这在坚持儒学立场的黄宗羲看来，不免是异端。但这一点恰恰是方以智的学术特征及其哲学主要关注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方以智会通三教思想进行研究，是把握方以智哲学思想，尤其是其后期哲学思想的关键。

二、三教会通命题分析和界定

“三教”指儒、释、道三家，“三教会通”指对三家某种一致性的认同。它可以指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亦可指一种会通三家的思想主张。当然，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的存在为后

^① 转引自任道斌：《方以智年谱》，25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